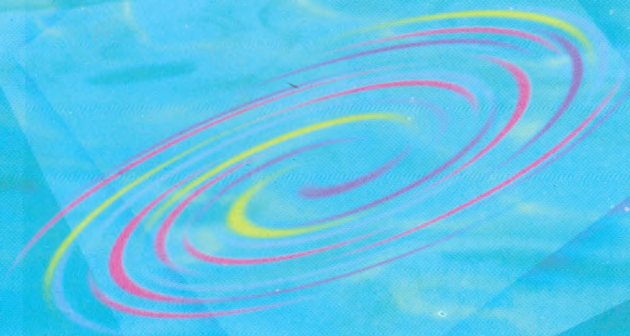


回龙滩

胡厚春
著



重庆出版社

回龙滩

胡厚春 著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张 进

胡厚春 著
回 龙 滩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 千

*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

ISBN7—5366—3901—5/I. 729

定价:9.00 元

目

录

煤的发热量	(1)
告密者	(24)
眼睛	(44)
白色小屋的奇迹	(55)
清雅巷的早晨	(73)
失常的一瞬	(77)
走出“黄金”仓库	(90)
新的部署	(100)
拉近车距	(106)
回龙滩	(111)
人生求索录(十六题)	(168)
大江是宽阔的	(168)
这一片灯光	(170)
活着	(172)
寻书	(175)
美丽的彩虹	(177)
炉中煤	(179)
脚印	(180)
财富	(183)

他是“洗衣机”.....	(187)
庆功酒.....	(190)
辣.....	(191)
西瓜包红.....	(194)
鱼魂兮,归来	(195)
“玩笑精”的声明.....	(197)
无价之宝.....	(199)
追寻.....	(202)
负债者的自白(代后记).....	(207)

“菩萨”厂长梅富突然病倒了！这消息在春江火电厂无异于锅炉灭火，线路跳闸，电缆爆炸……很多人都悬着一颗心。

梅厂长是大好人，大家不能没有他！

人们清楚地记得：他每次遇见厂里的老人，总爱握住双手问好；见到职工的伢儿，总爱亲热地抱过来，用自己那密匝匝的胡楂，扎一扎圆圆的小脸蛋。接着，双手把伢儿高高举起，用纯正的长沙口音吆喝着：“快长哟，乖乖！”然后，打一阵爽朗、宏亮的哈哈。有的职工家属患病住院无床位，梅厂长一个电话——有了；有的职工子弟参加工作有阻力，梅厂长出面说情——通了！有次，他联系搞来一批活蹦乱跳的鱼，当即开秤分给职工。而他自己呢？连鱼鳞都没分一片。有人要让给他，他高低不肯，打着哈哈说：“只要大家都呷上了，比我自己呷有味得多。”大家见他心肠好，又有一副慈眉善目的笑脸，就送了他一个“菩萨”厂长的尊号。

现在，他确实病了！听说还是被人“烤”病的。天下竟有这等怪事？是呀！要说起这事，还得追述到昨天的锅炉房。

1

炽热而喧腾的锅炉房，一到这酷暑炎夏，简直成了火焰山。几座灰蒙蒙的楼房般的锅炉，散发着灼人的热浪。特别是一号炉，那淡蓝的、金黄的、橘红的、炽白的火焰升腾交织，跳跃着，呼啸着，像在故意逞威，戏谑着炉前那些汗流浹背的人们。英气勃勃的郭路，丢掉打焦棍，利索地脱下白汗衫，拧了拧，滴落一滩汗水。汗水滴在炉台上，“嗤嗤”地冒着白烟。

炉前工王大个把一瓶盐汽水丢给郭路说：“大技术员同志，快救救这一号炉吧！”

“他若是怕‘泰山’压顶，就不敢动手啰！”有人逗乐地加了一句。

一些知内情的人，都哄笑起来。

郭路仰着头，咕噜噜把汽水喝了大半瓶，噎住了。两道上挑的剑眉颤了一下。细长的眼睛瞪着炉膛里卷着黑烟的火舌，又望着一张张被炉火烤得汗爬水流的脸，心里像有团火在烧。他心里一动，走到表盘闪烁的控制屏前，放下汽水瓶，拨动电话号码，抓起话筒：“喂，梅厂长吗？……我是郭路。……请您现在到锅炉房来，有重要事。”他丢下话筒，习惯地搔了搔后脑壳，狡黠地笑了笑。

不大一会，五十好几的梅富厂长，满脸红光，挺着胸脯，打着哈哈赶来了。他边走边亲热地喊着：“酷暑炎夏，大家辛苦了！”

“厂长好!”大家都热乎乎地回应着,有人争着和梅富握手。

“梅厂长!”郭路穿着白汗衫,站在彤红、灼热的打焦口,扬手招呼着。

“郭路,什么事这么急?”梅富有些不解地走了拢去。一股灼人的热浪迎头扑来,他顿了顿,但又不好退却。

郭路一把握住梅富的手,又指了指一号炉说:“嗨!早就想跟您汇报这台炉的病情。”

“汇报病情?!”梅富一震。

“是呀。”郭路坦然地回答。

“那你快讲。”梅富的额头上、手臂上都是热汗涔涔了。

“你看,这老式链条炉,硬像位打摆子的干瘪老头,颤颤巍巍,丢不掉这打焦的‘拐棍’……”郭路说着,还叉开手指做动作。

热,从来没有过的闷热!梅富哪里还听得进什么汇报,只应付似地“嗯嗯”着。他感到身上的纱背心湿透了,铁灰色的的确良衬衣也湿了。

“更主要的是,它患有严重的消化不良症,吃进的煤,烧个六七成,就拉出来了……”郭路尽管满头汗水淋漓,却越讲越来劲。

“是不是找个地方坐着谈?”梅富微喘着气,几乎一身汗透,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他憋不住,只好“告饶”了。

郭路细长的眼里闪着光,一把拉住梅富的手说:“这是现场汇报,再清楚不过了。您再看看这打焦口,患发高烧的顽症,尤其是这六月天……”

正说着,王大个笑呵呵地搬来一把靠椅,放在打焦口前,

拉住梅富的衣襟说：“厂长年纪大，请坐着听汇报。”

梅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转而又只好苦笑着说：“莫客气。”他耳朵在“嗡嗡”地响着，屁股湿糊糊地贴在椅子上了。

“由此看来，一号炉的病非治不可。您看呢？”郭路看时候已到，单刀直入提出了问题。

“嗯，嗯……”梅富有些茫然地点着头。

郭路眉头一展，喜得用手把额前晶亮的汗水一抹，加大声音说：“那马上就准备开工啰！”

“什么？啊，就开工？”梅富陡然想起了什么，不由打了个冷颤，连连摇着头说：“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等到何年何月？”郭路压着火，目光灼灼地瞪着梅富。

“先作个计划再说吧。”梅富汗爬水流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准备结束谈话，他几乎感到要窒息了。

“计划？好！”郭路几个纵步，跨到控制屏旁的条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卷纸。

这时，梅富如获大赦一般，一身水淋淋地跟着走了过来，红脸膛上带着苦涩的笑。

郭路双手捧着纸卷，慎重地递给梅富说：“厂长，这是再次向厂部报告了，里面有我初步设计的改炉草图。您今天来现场听了汇报，一定感受很深。”

梅富抬了抬头。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明白郭路在导演一场什么戏。这是逼鸭子上架呀！他红红的眼里闪着愠怒的光，颤抖的手几乎是一把夺过纸卷说：“你等着回音吧！”说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踉踉跄跄地走了。

等梅富一走，有人又嚷开了：

“今天，郭路是登山英雄，征服了‘泰山’。”

“他呀，智勇双全！”

炉前掀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郭路没有笑。他握着粗黑的打焦棍，又走近了彤红、灼热的打焦口。

2

午饭过后，郭路出了单人宿舍，顺着梧桐树遮掩的厂区大路，朝生活区宿舍走去。

今天，“菩萨”厂长一病，四周沉闷的空气仿佛有些凝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打量着他，目光里含着挑剔和疑惑。莫非昨天真不应该“烤”他？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起来。

梅厂长待他是有盛情的。他和郭路的父亲是炉前老搭档，交情甚厚。父亲退休回乡，郭路抵了职。来厂后，梅富处处以长辈的慈爱关心他：极力推荐他去电力学院读了几年书，帮助、培养他入了党，还经常在休息日请郭路到家中去聚餐。今天呢，能怪自己吗？为了改炉的事，他们车间多次向厂部报告，可在梅厂长的眼中，都如一缕缕轻烟飘逝，毫无反响。昨天才下决心来个“炉前烤厂长”，谁知竟把他烤病了！去说理？去道歉？一种复杂感情油然而生，如同那车轮腾起的漫天尘土，把自己搅得迷迷蒙蒙了。

郭路每次去梅富家，也许是胆怯，尽量避开他的女儿——人称“骄傲的公主”梅花。和她同路时，他总要挪后几步。而梅花总是停住风姿绰约的身子，回眸一笑，启动红红的小嘴，丢来一句又甜又辣的话：“怎么，我不配与你这位未来的工程师同行？”

“不，我在想一件事。”郭路总是搔着后脑壳回答着。

有时，梅花干脆转过身，袅袅婷婷地小跑过来，拉他一把说：“小封建，快走吧！”

于是，郭路两条腿又像安上了两个飞轮，害得梅花气喘吁吁才跟上。

郭路总是想：自己家在农村，人家是厂长的女儿，门户太不相当了！再说梅花那一头大波披发，那常常带着浓郁馨香的时装，她能支持自己干事业吗？唉！何必自寻烦恼呢？

可他越回避，梅花越“放肆”。记得市里旱冰场刚建成开放那天，梅花就死拖硬拉他去陪着学了一夜滑冰……于是，关于“泰山”和未婚女婿的议论便传开了。尽管梅花的生活有些罗曼蒂克，可她在资料室描出的图纸清晰、整洁，和她人一样逗人喜爱。现在，郭路眼中的梅花，看起来倒真像一朵花了。要是两人好久没见面，他竟像丢失了什么一样。

人真怪啊，何必自作多情呢？人家又没公开表过态。还是想想改造锅炉的事吧。

六月的骄阳晒得地皮发炸。当他经过厂卫门口时，看得见一号炉灰沟的沉淀池旁，好几部三轮摩托车、拖拉机，在拼命地装着泥煤。多好的泥煤！一车车在阳光下乌黑闪亮。煤车“嘟嘟嘟”地发动了，怪声怪气地吼叫着，洋洋得意而去，像一把把揪着郭路的心。该死，这都是从自己手下溜掉的燃料啊！他天天看见从江中火轮上卸下乌黑发亮的燃煤，又经皮带源源不断地输进厂里的煤仓，而这里的燃料却一车车往外跑。这对人，对人操纵的一号炉都是绝妙的讽刺！煤，煤的发热量啊——他又开始怨恨梅富厂长了。昨天“烤”他不应该吗？

郭路一路思忖着，突然眼前一亮：一位穿粉红色带褶连衣

裙的姑娘，跨一辆“凤凰”小跑车，擦身而过，真像一朵绽开的红梅，娇嫩、鲜艳。

“喂！”郭路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对方没有理会。郭路放大嗓门喊着：“梅花！”

车子减速了，从上面跳下一位体态轻盈的姑娘。

郭路几步小跑，接近了她。四目相对，一个是愠怒含嗔，一个是尴尬难堪。郭路只得首先打破沉寂说：“梅厂长病啦？”

梅花秀丽的脸庞一扭，鼻孔里“哼”了一声说：“还不是多亏了你的关照。”

像一块冰凌朝郭路的胸口甩来，“骄傲的公主”第一次冷落了他。他嗫嚅地说：“我还不是为改好一号炉，降低煤耗。”

“好呀！五六十岁的老人，烤得全身无一根干纱，回家一身打颤。你……你不知道他有高血压？”梅花一双咄咄逼人的杏眼盯着郭路。

郭路有些慌乱了，避开梅花的目光说：“我当时没想这些，现在准备去看看他。”

“没有必要吧，好心的人。我告诉你，以后再出了这样的事，莫怪我梅花不讲情面啊，未来的工程师。”

郭路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那斑斑驳驳的树影，搅得他两眼发花了。

怯懦，可恶的怯懦！他眼前闪现着一张张黑汗淋漓的脸，一车车乌黑闪亮的泥煤……难道自己能放弃职守，去迎合那市俗的口味？去当那泥煤“地盘”的支撑者？他昂起了棱角分明的方脸膛，狠狠地咬咬牙说：“我没有错，骄傲的公主，再见！”说完，凛然转过身子，大步流星往回走去。

“你！……”梅花咬着下唇，几乎用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喊

了一句，晶莹的液体却在眼眶里打转了。

郭路憋着气返回到厂卫门口。他感到异常闷热、烦躁。人生难道真是一艘在风浪中颠簸不息的船？他刚踏入这个几百人的电厂，就坚信自己不惧羁绊的性格，一定能驾驭生活的航船，获得人生的真谛。今天呢？是自己勇气不足，方法不当？他在扪心自问。

一种太阳反射的光波闪烁着，像梅富愠怒的脸色？像梅花含嗔的眼睛？不，是一块明晃晃的大玻璃板填写着生产月报表。他一眼盯住煤耗栏里：一号炉 850 克/度；二号炉 640 克/度……天啦，这悬殊多远！奇怪的是：原来梅富也憎厌的一号炉，现在却成了他的“宠儿”、“骄子”。“菩萨”厂长打着哈哈，批着买泥煤的条子，赢得一声声叫“好”……难道就不算一算这一笔永无休止的浪费账？郭路一仰头，眼帘里一支笔直的烟囱拔地而起，像苍穹间巍然屹立的擎天柱。他郁闷的心情豁然开朗了。对！刻不容缓，向上级反映煤耗情况！他知道抓生产的霍光副局长已赴部里开会，那么先给局生产处挂个电话，请他们来“下马观花”吧。

一阵轻风拂来，抖动着郭路敞开的尼龙短袖衬衫，他周身像轻松了许多。

3

梅厂长其实只病休一天就康复了。这么几百个人的小厂，他一时一刻也丢不下哟。

今天，梅富在办公桌前坐定，泡上了一杯浓茶，电话铃就响了。他缓缓地抓起话筒：“喂，哪里？蔬菜公司。……我梅富，

什么，买泥煤？老胡，紧张啦！……这样吧，目前蔬菜紧俏，可要保证我们食堂的供应啰。……好吧，十吨就十吨。”他放下听筒，想起了梅花规劝他的话：“爸爸，没有这泥煤，发电机照样转，生活平静得多。您老何苦呀？”

何苦呀何苦？女儿怎知他的苦衷？他想起那乌黑的泥煤，就想起了橡胶厂的“处理胶鞋”，搪瓷厂的“内销脸盆”，无线电厂的“减价电视机”……这一块块“地盘”，神通广大的“地盘”！他们厂呢？嘿，泥煤！那乌黑的逗人喜爱的泥煤，不要指标，价钱又贱。他亲自批条处理泥煤，自己不得分毫好处，极力为职工谋福利。他就靠这些泥煤，夏季，搞回一车车滚圆的红瓢西瓜；秋季，搞回一篓篓无核蜜橘；春节，让每个职工分得一条大草鱼和一些冬笋，真是皆大欢喜。有人公开宣称：“‘菩萨’厂长是第一流的厂长，要投票选举，我们举双手拥护！”这才是梅富所盼求的啊！

梅富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一天天老了，职工对他是不是还尊敬呢？他惧怕一种政治上被人遗弃的危险。为大家多办好事，职工和家属那一句句亲昵的招呼声、叫好声，像往他心头灌了蜜，这才是醉心的幸福。要是把一号炉一改，梅富的精神支柱将缺少一种物质的支撑。何必呢？就让这老式锅炉自然淘汰吧，就像他几年后必然要退休一样。

为这泥煤，他也因应接不暇而有些烦恼了。关系户要，全厂职工要，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也要。找他磨嘴巴皮的多了，原来有求必应的“菩萨”厂长，有时也无法“显圣”了。这又是一种危机！

他默着神，又抿了一口清香而带几分苦涩的茶。办公室的门“砰”地被推开了。

一张张熟悉的、或陌生的，带着各种笑容的脸，拥到了梅富眼前。

一双双粗糙的、或纤细的手，握着各式烟卷呈到了梅富嘴边。

“梅厂长，我是等着煤烧，您老先批吧。”一个粗壮的汉子挤到了办公桌前。

“哎哟！踩了我的脚，死鬼！”一位中年妇女尖叫起来。

“莫急，莫急。梅厂长为大家操尽了心，莫把他老又累病啦！”有人讨好地解着围。

梅富的脸上又泛起了彩釉似的动人的光彩。他站起来，两只手有节奏地扬着，欢悦地说：“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大家请坐，一个个来。最近泥煤不多，先批批协作单位的吧。”

他接过一张市郊农村大队的介绍信，在字斟句酌地看了。

“梅厂长，我们队准备多烧几窑瓦，抓点现金。您老看是不是批它二十吨？”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村干部笑嘻嘻地说。

“老关系啦！逢年过节，职工吃鱼靠的是你们。好，先买十五吨吧。”梅富说着，抓起一支又黑又粗的钢笔，像签署国际协定一样，一笔一画地落了名。

梅富笔刚搁下，厂部秘书跑进来说：“厂长，局里来了一位同志要了解生产情况。”

等梅富赶忙离开办公桌时，局里生产处的李工程师已跨了进来，身后还直挺挺地站着郭路。

一种不祥之感朝梅富袭来。他连忙招呼年轻的李工说：“欢迎，请坐！”

李工坐下来，接过郭路递来的茶杯，笑笑说：“厂长办公室好热闹哟。梅厂长，他们有事就先办吧。”

“是呀！您老先把这些泥煤条子批了，就少一项事啰。”被踩了脚的妇女朝梅富笑着说。

“买泥煤？这么多买泥煤的，蕴藏量不少呀！”李工睁大了眼睛。

“没有，没有。大家都要买，供不应求哟。”梅富有些难堪地搪塞着，又笑眯着眼，不自然地搓着手对那些人说：“今天暂不批条子啦。请大家先忙忙的。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买泥煤的人们只好嘀咕着告退了。

“梅厂长，这次局里派我来厂里看看。我已到过生产科和生产现场，厂里安全生产还不错，就是一号炉的煤耗太高。”李工毫不客气地说。

“老炉子嘛，煤耗是高一点。”梅富应酬着，打着哈哈。

“依我看，一号炉早该开刀动手术啦。所以我把郭技术员也请来了，想一起商量一下。”

“啊……那，那你们看，怎么商量好？”梅富乱了方寸，真想不到对方会大刀阔斧地提出改锅炉的事。

李工煞有介事地对坐在一旁的郭路说：“小郭，你是锅炉主管技术员。这样大的事早该向厂长提出。说严重点，你是失职！”

“我应打屁股！”郭路扫了梅富一眼说，“一号炉严重消化不良，燃煤达不到发热量，每天拉掉大量的泥煤，我心里是辣痛的。”他说着，猛然从裤口袋里摸出两个小纸包，抖抖索索地打开，放在办公桌上说，“你们看，这是一号炉和其它炉的煤灰，一种是墨黑的，一种是灰白的。要说浪费是浪费，要说犯罪是犯罪。我每天默着神，总想早点动手改炉！可……嗨！”郭路低下头，右手握着拳，狠狠地击了一下左掌。

“这，这不能怪郭路，不能怪他。”梅富瞅着桌上的两个纸包，额上沁出了毛毛汗珠，连连摇着手。

“他向厂里打了改造锅炉的报告吗？”李工故作严肃，紧逼着问。

“打了，打了，最近还打了。只怪厂里工作太忙，以后再腾出时间专题研究吧。”尽管吊扇在一个劲地吹，梅富感到背上又在冒汗了。

他定了定神，缓缓地站起来，以主人和长者的身份，勉强地笑了笑说：“小李，你为我们的工作操心，实在太感谢了。你的意见，我们一定研究。你看是不是先到招待所休息一下。食堂伙食不好，请多原谅。”

下逐客令了！郭路猛抬手搔了下后脑壳，用急切的目光望着李工说：“李工难得来厂，改一号炉的事，就当着梅厂长的面，限个开工的时间吧！如果是我失职，我郭路甘愿去坐牢。”

好家伙！梅富心里明白了：原来这场戏又是你郭路导演的，想把我顶死到墙头上。他咬咬牙，紧绷的腮帮颤了一下说：“时间问题，由厂部决定，担子由厂部担。郭路，你不要太紧张了。”说着，他又往前挪了几步，谦和地笑着说：“李工，你看是不是就这样。”

话已说绝了。李工只好告辞走了。

梅富送走李工，却留住了郭路。

“好小伙子，敢作敢为，我从心眼里喜欢你的胆量和机智。可你也得体谅我这老头子的苦衷啊！”梅富慈眉善目里漾着笑意。

“梅叔，真想不到炉前汇报把你烤病了，实在对不起。”郭路欠了欠身子说，“你老也知道，为改造一号炉的事，我心里像